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柳非煙

### 第三章 青年婦人

划刺一聲，船裡面忽然放了一片光明出來。施遜生坐在黑地久了，不禁眼光為之撩亂，瞳人裡刺的怪疼。揉了一眼，舉眼看時，那落腮鬚已不知那裡去了，對坐的一人卻是一個青年婦人，滿腔笑容的，放出嬌聲道：「施遜生，你不認得落腮鬚，認得我吗？」施遜生益發迷惘，道：「這，什麼意思？落腮鬚誘我到此，其意何居？」那婦人嫣然的笑道：「落腮鬚麼，你當他冒充陸位明嗎？你不信，你問問這落腮鬚。」言已，那婦人忽然伸起那纖纖的玉手，手裡握著一個羅帕裹成小包料，兜的向施遜生臉上打來。施遜生不妨有此舉動，以為又是落腮鬚的炸彈，不禁直跳起來。那一個小包料，恰恰落在施遜生的手兒裡。施遜生覺著這小包輕如無物，打量是個空包子，欲持拋去不看，只聽那婦人抿著嘴笑道：「你試打開來瞧了，你不打開，你始終也就如睡在夢裡一般。不但你不耐煩，便那些看官們也不耐煩極了呢。」

施遜生自在園中時，得此夢魘，神魂顛倒，恍惚迷離，以至於此刻，凡所遇之事，所歷之境，悉屬不可思議。及至此刻，已真是老大的不耐煩了：「但這小包料既在手裡，想來這裡面，不定是包的綠氣，就此熏死我的。若果然是綠氣，一下子熏死了我，倒省了許多的懊悶。」主意既定，便拼著死命，斗膽的把那手帕打開。不看猶可，這一看時，竟把個魄落膽碎的施遜生，忽地變了個福至心靈的乖巧種子，撲的向那婦人跪下道：「恩人，你莫怪我，我實在有眼不識泰山，我該死，我真該死！」

原來，那婦人不是別人，便是那個落腮鬚子。那落腮鬚又不是別人，便是那施遜生的恩人陸位明。方才不是施遜生說陸位明是個少年，不是落腮鬚，又不是個婦人嗎？便是陸位明，用了易容術，既變了落腮鬚，何以又變個婦人？豈不是陸位明有意作弄施遜生呢？這個問題，不但看官要問，著書的要問，便是那當局的施遜生，也忍不住要問了。那婦人不慌不忙，疊起兩個指頭，講出一番話來。有分教——依著水滸的體裁，此處應該謔上兩句詩句，下底便接著道「且聽下回分解」，這些體裁都是作小說的惡作劇，如今那婦人卻能體貼看官們的意思，便毫不作難，對著施遜生，講給看官們聽了。